



穆斯林的葬礼

霍达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霍达著

穆斯林的葬礼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斯林的葬礼/霍达著. 3版.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302-1283-7

I. ①穆… II. ①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9217 号

穆斯林的葬礼

MUSILIN DE ZANGLI

霍达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20.125印张 527千字

2015年9月第3版 2016年3月第6次印刷

ISBN 978-7-5302-1283-7

定价:49.8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作者简介

霍达，女，回族，一九四五年生。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在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大会受国务院表彰。著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八百万字，其中，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中国文学最高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以及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建国四十周年北京市优秀文学奖；长篇小说《补天裂》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并被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评为建国五十周年全国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北京市优秀图书奖；中篇小说《红尘》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四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炎黄杯当代文学奖、首届全国保护消费者个人最高奖及“3·15”金质奖章；报告文学《国殇》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首届全国卫生题材文学一等奖；话剧剧本《红尘》获第二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电视剧《鹊桥仙》获首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其插曲《难诉相思》获太平洋影音公司云雀奖；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电影剧本《龙驹》获建国四十周年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散文《义冢丰碑》《烟雨文武庙》获庆祝香港回归征文全国一等奖；散文《为了那片苍天圣土》获全国政协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优秀征文奖。此外，还著有长篇小说《未穿的红嫁衣》，长篇报告文学《搏浪天涯》，电影剧本《秦皇父子》《鞘中之剑》，电视剧本《飘然太白》《江州司马》《失落的明珠》《年轮》《苍天圣土》，话剧剧本《海棠胡同》等。作品有英、法、阿拉伯、乌尔都等多种文字译本及中国港台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多部。出版有六卷本“霍达文集”、八卷本“中国当代作家·霍达系列”、九卷本“霍达文选”。曾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活动，赴英、法、意大利、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挪威、芬兰等十余国进行学术交流，并曾出任开罗电影节国际评委、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等职务，生平及成就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和英、美版《世界名人录》。

内 容 简 介

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形态却又交错纠结的爱情悲剧。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以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丰厚的容量，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深情回望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着力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文学画廊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像，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作品含蓄蕴藉，如泣如诉，以细腻的笔触拨动读者的心弦，曲终掩卷，荡气回肠。

《穆斯林的葬礼》的创作完成于一九八七年秋，发表于《长篇小说》季刊总第十六、十七期，《中国作家》一九八七年第六期转载，一九八八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许多作家、评论家、穆斯林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成功地表现回族人民悠久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具有民族史诗的品格和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和美学价值。

一九九一年，《穆斯林的葬礼》荣获中国文学最高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此外，还曾获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建国四十周年北京市优秀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一九八九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栏目全文播出本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许多地方电台也多次转播，深深地感动了无以数计的听众。自一九九一年以来，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本书的英、法、阿拉伯、乌尔都等多种文字的译本，一九九二年中国台湾《世界论坛

报》以长达一年的时间连载本书，一九九三年中国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出版了《穆斯林的葬礼》上、下册繁体字版，二〇〇五年《穆斯林的葬礼》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二〇〇八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穆斯林的葬礼》重新录制为百集配乐朗诵大制作，在《文艺之声》栏目播出，之后被多家电台转播。二〇〇九年，《穆斯林的葬礼》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作家出版社“共和国作家文库”。

《穆斯林的葬礼》自问世以来，不断重印，二十余年畅销不衰，仅本社一家的印数已突破三百万册，创造了严肃作品长久地赢得读者、占领市场的奇迹，先后被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全国文教类优秀畅销书”“家庭书架百种常备书目”“大学生所喜爱的作家和作品”“中国青年最喜欢的二十本古今中外名著”“一生必读的三十本书”“一生必读的六十部名著”“一生必读的一百本书”“香港中文大学推荐的八十七本书”“二十一世纪新四大名著”，部分章节被选入高中和大学教材，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序一 一本奇书

冰 心

我认识霍达，是从读她写的《国殇》和《民以食为天》开始的。我喜爱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因为从这些文字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但我还不知道她是位多产的作家，她写的电影剧本、戏剧剧本等等，我都没有看过。直到她送给了我一本《穆斯林的葬礼》，我才知道她是回族，而且写作的才能是惊人的！

关于回族，我知道的很少，因为我的亲戚朋友里，没有一个回族人。我只知道回族人都爱干净，不吃猪肉，男人们戴着一顶医务工作者那样的白帽；北京有一条牛街，里面住的大都是回族人，还有教堂（清真寺），如此而已。

看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书里每一个细节，我都很“陌生”，只有书中小主人公新月在北京大学生活的那一段，因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燕京大学的故址，我对燕大校园的湖光塔影，还是熟悉而且有极其浓厚的感情的。

回来再讲这本小说，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的效应”，这“效应”之广之深，大家知道得比我还多，我就不必细说了！

现在，我知道这本书正在译成许多外国文字，在海外出版，虽然里面有些删节，我对此还是十分欢喜。我愿意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中，有十个民族是穆斯林，而且在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就有一位年轻的回族女作家，她用汉文写出了一

本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关于这本小说，在中国的言论和评价，真是多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谚，说“百闻不如一见”，亦愿海外的朋友们，都来读一读这本中国回族女作家写的奇书！

一九九〇年七月，古尔邦节

（此系冰心先生特为《穆斯林的葬礼》外文版所写的序言，发表于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八日《文艺报》）

序二 穆斯林诗魂

刘白羽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午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无法释手，不过按照我读书的习惯，总留一个结尾专门来读，因此还是忍耐住了。下午睡起，将全书读完，释出压在心头的沉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觉得这是一部穆斯林的圣洁的诗篇，充满悲剧的美感。过去的的生活过去了，新的生活开始了。这部书场面十分阔大、头绪那样纷繁（本来人生就是阔大而纷繁的），通过一个玉器世家几代盛衰，唱出一曲人生的咏叹。全书前面部分还情缜意密，精心刻画，到后半部已如大潮汹涌，不可遏止。这是玉的长河，不，人生的长河，命运的长河，悲剧的长河。到新月之死，我实在无法抑制，不能不流下眼泪。如果不是把人生的真谛写得如此深邃，如此动情，能有如此摧肝裂胆的艺术魅力吗？

读这部书，有如读《巴黎圣母院》，奇譎诡变，奥妙无穷。一个中年女作家，能够有这样强大的驾驭历史、挥洒人生、驱使命运，写得沉雄浑厚、凝练典雅的创造力，达到了惊人地步，实在难能可贵。所以取得这样辉煌的艺术成就，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她在追求一种美，人生如果没有这种美，人生有什么意义？艺术如果没有这种美，艺术有什么意义？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我仔细品味着作者为什么掌握了这种美，我发现，作者是一个有自己美学观的人。她写道：“我在写作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并且希望我的读者也得到这样的享受。”“我历来不相信怀着一颗卑劣

的心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文字。”“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人应该是这样大写的‘人’。”

的确，一页一页读下来，我进入一个庄严而伟大的世界。读到《玉殇》梁亦清之死，这是大斧铿锵的雕塑，悲壮淋漓，令人震撼，读到《玉王》，韩子奇青云得意，斗角钩心，用笔如此老练，千万世态，游刃有余，我深为这种艺术功力而赞叹。围绕着这一条清澈而晶莹的玉的长河，梁君璧、韩子奇，各有鲜明的性格，各有独特的内心世界。但在这庞杂的人生之林中，却响起一支幽幽的乐曲，它由小而大、由轻而重、由弱而强，一个形象轻盈而出——这就是新月，正是这一纯洁的灵魂、幽静的灵魂、美的灵魂，本来是一道活泼的小溪，却一下跌入人生的劫难，由梁君璧之拒绝楚雁潮这一波澜突起，掀开可怕的命运的剧变……“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使得纯真的少女的爱心像一块无瑕之玉一下跌得粉碎。是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她是“为人心作传”——无论是优美的，无论是残酷的，人的心灵，压倒一切，镇住一切。新月之死，令人悲痛欲绝。这绝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和新月患同样病而死去的亲爱的儿子，才会抚今忆昔，引起创恻；倒是一个失去爱子的父亲的心，才能感受到凄切命运中美的触动。新月之死，是祝英台之死，是缠绵的，又是壮烈的，不只是柔情感人而是苍天泣血，人们的心正是从这悲剧之美中得到净化。

从艺术评价来看，我以为为林林总总的诸多人物中，梁君璧是作者塑造得最丰满的一个典型形象，一言一语，一颦一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使我想到《红楼梦》中的凤姐。也许因为我是北京人，我生长在曾经富极一时而终又凄凉零落的大家庭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懂得梁君璧，她表面上显露着压人的威势，其实内心隐藏着一腔悲痛，一部书能写出一个典型人物已不容易，何况全书在艺术上可以称得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我读《穆斯林的葬礼》，实为多年来难得的艺术享受。

当然，从美学的完美之境这一高度来考察，全书也非无不足之

处。我相信作者的才华与意志是能够承受这种过苛的要求的。王国维有“隔”与“不隔”之说。梁君璧之风云叱咤，韩子奇之愁肠百结，都衬托新月，净化主题，至新月之死，大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势，她盼望着天明，她在天明时死去，这是人世间多么大的悲痛呀！这些都丝丝入扣，不隔；但韩子奇在伦敦，楚雁潮突然而来的爱情，由于铺垫不够，过分突兀，从而不能出神入化，精初至微，则隔矣。当然从全局之矫捷，大可不计片段之平弱，但有一点是否值得推敲？作者精心筹划，独树一帜，以今昔对比结构全书，有如两条河流相融相汇，相彰相衬，其妙无穷。但是不是创造了结构，又受到结构之局限呢？

前面说到完美，完美当然是美学的很高的准则。我考虑这一问题，是从罗马圣彼得教堂开始的。当我走到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母爱》跟前时，那种整体的完美一下镇住了我。在文学上，我崇拜《战争与和平》，但是在托尔斯泰笔下，我以为体现了艺术完美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崇拜《悲惨世界》，但是在雨果笔下，我以为体现了艺术完美的是《巴黎圣母院》。《穆斯林的葬礼》从悲剧美这一角度来看是达到一定完美的程度，读完所以令人不释于怀，就因为它具有悲剧美的感化力。作者在后记中讲到：“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仅仅炫耀技巧就失去了灵魂。”还说：“至今弄不清我运用了什么技巧，也弄不清楚这本书按时下很流行的说法归属什么流派。”作为一个既欣赏西方古典文学、又欣赏西方现代文学的人，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同时又是浪漫主义的，当然，不是停滞于古典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而是迈步于今天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它显得更鲜活、更有灵性，因而也更动人。在悲剧张力这一点上，它属于莎士比亚，在探索人心这一点上，它接近茨威格，但是，它比茨威格有气势，因此它是不平凡的。正因为是为穆斯林人心作传，全书笼罩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因此我说它是穆斯林的圣洁的诗篇。当然，我所指的不是在书中阐发了多少真主的旨意，我所指的是它扬起穆斯林美的灵魂。也许有的读者觉得这个悲剧太悲惨了，但是，在尾声部分，梁冰玉看到“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出现在门边，洁白的皮肤，俊秀的脸庞，黑亮的眼

睛，长长的睫毛，正吃惊地看着她。‘新月！新月……’她一把抱住了少女……”是的，默默苍天，沉沉大地，过去的的生活过去了，新的生活开始了。梁冰玉抱着的已不是新月，而是梁家第三代人，她抱住的不是一个新的新月，一个未来，一个希望吗？对于细心的读者，这轻轻一笔也就足够了。

（此文原系刘白羽先生为《穆斯林的葬礼》所写的评论，
发表于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

自序 二十年后致读者

霍達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深夜，我为《穆斯林的葬礼》点上最后一个标点。当时，我已经心力交瘁，但仍然不忍释卷，怀着深深的爱怜和依恋，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浸透心血和汗水的书稿通读一遍，又动手作后记，写毕已是九月一日凌晨。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请接住她，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这句话，是对编辑说的，也是对读者说的。从那一刻，婴儿脱离了母体，剪断了脐带，来到了人间。

二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婴儿，如今已经整整二十岁了。当母亲回头注视着在人间闯荡了二十年的孩子，不禁百感交集。感谢真主的慈爱，这孩子成长得很健康，而且人缘儿极好。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出世不久就戴上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更重要的是，她拥有了那么多真诚的读者。据北京出版社的不完全统计，仅他们一家二十年来的累计印数已经超过一百四十万册，这还不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各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多种版本，更不要说那些根本无法统计的盗版书。每一本书又在读者中辗转传阅，持续蔓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数次全文广播，又把读者面扩大到无数的听众。读者、听众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他们当中，有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有与我血脉相连的穆斯林同胞，有饱经沧桑的耄耋老者，有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绝大多数都和我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一本书，把我们的距离拉近

了，心灵沟通了。许多人是偶然从朋友或同学那里看到这本书，顺手翻一翻，便放不下了。许多人是在辛劳的工作或学习的间歇，一边捧着饭碗，一边收听广播，一节听完，意犹未尽，期待着明天同一时刻继续收听。他们含着热泪向我倾诉，我含着热泪感受他们的心声。有的回族同胞说，他从这本书里了解自己的民族，增强了民族自尊和自豪；有的读者说，她是读着我的书长大的，《穆斯林的葬礼》改变了她的命运；有的年轻朋友说，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使他懂得了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并将陪伴他一生。他们对这部作品的挚爱之情令我感动，但这些赞誉，我不敢当。《穆斯林的葬礼》不是史书，不是教科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我不是民族史专家，不是宗教职业者，而只是回族当中普通的一员，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一个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作家，我只是写了自己所了解、所经历、所感受的北京地区的一个穆斯林家族的生活轨迹，而不可能涵盖整个民族。我也不是哲人，没有先知先觉之功，怎么可能去改变他人命运，影响他人的人生？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而更愿意相信，是因为读者在阅读中融入了自身的人生感悟，和作者共同创造了文学。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一不是由广泛流传获得了生命，活在读者之中。读者的选择，历史的淘汰，最是无情也最有情。

还有的读者以极大的兴趣和我探讨《穆斯林的葬礼》的艺术技巧，这使我想起一位前辈作家说过的话：“寻诗争似诗寻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她，她也在“寻”你。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众里寻她千百度”；而她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等待着你的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作者来说已不是苦行，而是艺术享受。《穆斯林的葬礼》不是依照作者的设计，而是遵循她自身的规律，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书稿分两期在《长篇小说》杂志上刊出，上半部发稿时，下半部还只有一个目录，但我并不担心，一个已经孕育成熟的生命，分娩自然是指日可待的。

二十年后回忆当初，早已淡忘了“分娩”的阵痛，有的只是母爱的温馨和岁月的感慨：孩子大了，母亲老了。值得欣慰的是，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雨寒暑，我的孩子已经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既然我把她交给了读者，就让她继续生活在你们中间吧！在她的二十岁生日到来之际，我谨向尊敬的读者致以由衷的谢意，感谢你们二十年来对她的厚爱和呵护，并且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一如既往！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写于抚剑堂书屋

啊,安拉!宽恕我们这些人;活着的和死了的,出席的和缺席的,少年和成人,男人和女人。

啊,安拉!在我们当中,你让谁生存,就让他活在伊斯兰之中;你让谁死去,就让他死于信仰之中。

啊,安拉!不要为着他的报偿而剥夺我们,并且不要在他之后,把我们来作试验!

——穆斯林的葬礼上的祷辞